歸田錄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歸田錄
作者：歐陽修　北宋

宋歐陽修撰。多記朝廷軼事及士大夫談諧之言。自序謂以唐李肇《國史補》爲法，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。陳氏《書録解題》曰：或言公爲此録未成，而序先出，裕陵索之。其中本載時事及所經歷見聞，不敢以進，旋爲此本，而初本竟不復出。王明清《揮麈三録》則曰：歐陽公《歸田録》初成未出，而序先傳，神宗見之，遽命中使宣取。時公巳致仕在潁州，因其間所記有未欲廣布者，因盡刪去之。又惡其太少，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，以充滿其卷帙，既繕寫進入，而舊本亦不敢存。二説小異。周煇《清波雜志》所記，與明清之説同。惟云原本亦嘗出，與明清説又不合。大抵初槁爲一本，宣進者又一本，實有此事。其旋爲之説與刪除之説，則傳聞異詞耳。惟修歸潁上在神宗時，而録中稱仁宗立今上爲皇子，則似英宗時語。或平時劄記，歸田後乃排纂成之，偶忘追改歟？其中不試而知制誥一條，稱宋惟楊億、陳堯叟及修三人。費袞《梁谿漫志》舉真宗至道三年四月以梁周翰夙負詞名，今加獎擢，亦不試而知制誥，實在楊億之前，糾修誤記。是偶然疏舛，亦所不免。然大致可資考據，亦《國史補》之亞也。

参见：歸田録（四庫全書本）

自序

《歸田録》者，朝廷之遺事，史官之所不記，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録者，録之以備閒居之覽也。有聞而誚余者曰：「何其迂哉！子之所學者，修仁義以爲業，誦《六經》以爲言，其自待者宜如何？而幸蒙人主之知，備位朝廷，與聞國論者，蓋八年於茲矣。既不能因時奮身，遇事發憤，有所建明，以爲補益；又不能依阿取容，以徇世俗。使怨嫉謗怒，叢於一身，以受侮於群小。當其驚風駭浪，卒然起於不測之淵，而蛟鱷黿鼉之怪，方駢首而闖伺，乃措身其間，以蹈必死之禍。賴天子仁聖，惻然哀憐，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，以賜其餘生之命，曾不聞吐珠銜環，效蛇雀之報。蓋方其壯也，猶無所爲，

今既老且病矣，是終負人主之恩，而徒久費大農之錢，爲太倉之鼠也。爲子計者，謂宜乞身於朝，退避榮寵，〔一〕而優遊田畝，盡基天年，猶足竊知止之賢名。而乃裴回俯仰，久之不決，此而不思，尚何歸田之録乎！」余起而謝曰：「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，吾其歸哉，子姑待。」治平四年九月乙未廬陵歐陽修序。

卷一

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，至佛像前燒香，問當拜與不拜，僧録贊寧奏曰：「不拜。」問其何故，對曰：「見在佛不拜過去佛。」贊寧者，頗知書，有口辯，其語雖類俳優，然適會上意，故微笑而頷之，遂以爲定制。至今行幸焚香，皆不拜也。議者以爲得禮。

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，而制度勘精，都料匠預浩所造也。塔初成，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。人怪而問之，浩曰：「京師地平無山，而多西北風，吹之不百年，當正也。」其用心之精蓋如此。國朝以來木工，一人而已。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爲法。有《木經》三卷，今行於世者是也。

國朝之制，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，有國以來百年，不試而命者才三人：陳堯佐、楊億、及脩忝與其一爾。

仁宗在東宮，魯肅簡公〈宗道〉爲諭德，其居在宋門外，俗謂之浴堂巷，有酒肆在其側，號仁和，酒有名於京師，公往往易服〈一作衣〉微行，飲於其中。一日，真宗急召公，將有所問。使者及門而公不在，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。中使遽先入白，乃與公約曰：「上若怪公來遲，當托何事以對？幸先見教，冀不異同。」公曰：「但以實告。」中使曰：「然則當得罪。」公曰：「飲酒人之常情，欺君臣子之大罪〈一作罪大〉也。」中使嗟歎而去。真宗果問，使者具如公對。真宗問曰：「何故私入酒家？」公謝曰：「臣家貧無器皿，酒肆百物具〈一作俱〉備，賓至如歸，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，遂與之飲。然臣既易服，市人亦無識臣者。」真宗笑曰：「卿爲宮臣，恐爲御史所彈。」然自此奇公，以爲忠實可大用。晚年每爲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數人，公其一也。其後章獻皆用之。

太宗時親試進士，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。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，皆有時名，庶幾文思敏速，何尤苦思遲〔一〕。會言事者上言：「舉子輕薄，爲文不求義理，惟以敏速相誇。」因言：「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，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。」太宗聞之

大怒，是歲殿試，庶幾最先進卷子，遽叱出之。由是何爲第一。〔二〕

故參知政事丁公〈度〉、晁公〈宗慤〉往時同在館中，喜相諧謔。晁因遷職，以啟謝丁，時丁方爲群牧判官，乃戲晁曰：「啟事更不奉答，當以糞墼一車爲報。」晁答曰：「得墼勝於得啟。」聞者以爲善對。

石資政〈中立〉好諧謔，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。嘗因入朝，遇荊王迎授，東華門不得入，遂自左掖門入。有一朝士，好事語言，問石云：「何爲自左〈去聲〉掖門入？」石方趑班，且走且答曰：「秖爲大〈音柂〉王迎授。」聞者無不大笑。楊大年方與客棋，石自外至，坐於一隅。大年因誦賈誼《鵩賦》以戲之云：「止於坐隅，貌甚閒暇。」石遽答曰：「口不能言，請對以臆。」

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：馮相〈道〉、和相〈凝〉同在中書，一日，和問馮曰：「公靴新買，基直幾何？」馮舉左足示和曰：「九百。」和性褊急，遽回顧小吏云：「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？」因詬責久之。馮徐舉其右足曰：「此亦九百。」於是烘堂大笑。時謂宰相如此，何以鎮服百僚。

錢副樞〈若水〉嘗遇異人傳相法，其事甚怪，錢公後傳楊大年，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。仲簡，揚州人也，少習明經，以貧傭書大年門下。大年一見奇之，曰：「子當進士及第，官至清顯。」乃教以詩賦。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，官至正郎、天章閣待制以卒。謝希深爲奉禮郎，大年尤喜其文，每見則欣然延接，既去則歎息不已。鄭天休在公門下，見其如此，怪而問之，大年曰：「此子官亦清要，但年不及中壽爾。」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、知制誥，卒年四十六，皆如其言。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，以啟事謁見大年，有云：「曳鈴其空，上念無君子者；解組不顧，公其如蒼生何！」大年自書此四句於扇，曰：「此文中虎也。」由是知名。

太祖時，郭進爲西山巡檢，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，將有異志者，太祖大怒，以其誣害忠臣，命縛其人予進，使自處置。進得而不殺，謂曰：「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，不止贖爾死，當請當爾一官。」歲餘，其人誘其一城來降。進具其事送之於朝，請賞以官。太祖曰：「爾誣害我忠良，此才可贖死爾，賞不可得也！」命以其人還進，進復請曰：「使臣失信，則不能用人矣。」太祖於是賞以一官。君臣之間蓋如此。

魯肅簡公立朝剛正，嫉惡少容，小人惡之，私目爲「魚頭」。當章獻垂簾時，屢有補益，

讜言正論，士大夫多能道之。公既卒，〔三〕太常謚曰「剛簡」，議者不知爲美謚，以爲因謚譏之，竟改曰「肅簡」。公與張文節公〈知白〉當垂簾之際，同在中書，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爲一時名臣，而魯尤簡易，若曰「剛簡」，尤得其實也。

宋尚書〈祁〉爲布衣時，未爲人知。孫宣公奭一見奇之，遂爲知己。後宋舉進士，騶有時名，故世稱宣公知人。公嘗語其〈一無此字〉門下客曰：「近世謚用兩字，而文臣必謚爲文，皆非古也。吾死得謚曰『宣』若『戴』足矣。」及公之卒，宋方爲禮官，遂謚曰「宣」，成其志也。

嘉佑二年，樞密使田公〈況〉罷爲尚書右丞、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。罷樞密使當降麻，而止以制除。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，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，亦不降麻，遂以爲故事。〔四〕真宗時，丁晉公〈謂〉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、參知政事，節度使當降麻，而朝議惜之，遂止以制除。近者陳相〈執中〉罷使相除僕射，乃降麻，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，又不降麻。蓋無定制也。

寶元、康定之間，余自貶所還過京師，見王君貺初作舍人，自契丹使歸。余時在坐，見都知、押班、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，呈榜子稱「不敢求見」，舍人遣人謝之而去。至〈一無此字〉慶曆三年，余作舍人，此禮已廢。然三衙管軍臣僚於道路相逢，望見舍人，呵引者即斂馬駐立，前呵者傳聲「太尉立馬」，急遣人謝之，比舍人馬過，然後敢行。後予官於外十年而還，遂入翰林爲學士，見三衙呵引甚雄，不復如當時，與學士相逢，分道而過，更無斂避之禮，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。〔五〕舊制：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爲兩司。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，止置馬軍指揮使、步軍指揮使〈一止作馬步軍指揮使〉以來，侍衛一司自分爲二，故與殿前司例爲三衙也。五代軍制已無典法，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。

國家開寶中所鑄錢，文曰「宋通元寶」，至寶元中，則曰「皇宋通寶」，近世錢文皆著年號，惟此二錢不然者，以年號有「寶」字，文不可重故也。

太祖建隆六年，〔六〕將議改元，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，於是改元乾德。其後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，以問學士陶穀，穀曰：〔七〕「此僞蜀時年號也。」因問內人，乃是故蜀王時人。太祖由是益重儒士，而歎宰相〈一有之字〉寡聞也。〔八〕

仁宗即位，改元天聖，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，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，於文爲「二人」

，以爲「二人聖」者，悅太后爾。至九年，改元明道，又以爲明字於文「日有並」也，與「二人」旨同。無何，以犯契丹諱，明年遽〈一作遂〉改曰景佑，是時連歲天下大旱，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。五年，因郊又改元曰寶元。自景佑初，群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，遂請加景佑於尊號之上，至寶元亦然。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，改姓元氏，朝廷惡之，遽改元曰康定，而不復加於尊號。而好事者又曰「康定乃諡爾」。明年又改曰慶曆。至九年，大旱，河北尤甚，民死者十八、九，於是又改元曰皇佑，猶景佑也。六年，日蝕四月朔，以謂正陽之月，自古所忌，又改元曰至和。三年，仁宗不豫，久之康復，又改元曰嘉佑。自天聖至此，凡年號九，〔九〕皆有謂也。

寇忠湣公〈準〉之貶也，初以列卿知安州，既而又貶衡州副使，又貶道州雖駕，遂貶雷州司戶。時丁晉公與馮相〈拯〉在中書，丁當秉筆，初欲貶崖州，而丁忽自疑，語馮曰：「崖州再涉鯨波，如何？」馮唯唯而已。丁乃徐擬雷州。及丁之貶也，馮遂擬崖州，當時好事者相語曰：「若見雷州寇司戶，人生何處不相逢？」比丁之南也，寇復移道州，寇聞丁當來，遣人以蒸差別逆於〈一作迎於〉境上，而收其僮僕，杜門不放出，聞者多以〈一作公〉爲得體。

楊文公〈億〉以文章擅天下，然性特剛勁寡合。有惡之者，以事譖之。大年在學士院，忽夜召見於一小閣，深在禁中。既見賜茶，從容顧問，久之，出文槁數篋，以示大年云：「卿識朕書跡乎？皆朕自起草，未嘗命臣下代作也。」大年惶恐不知所對，頓首再拜而出。乃知必爲人所譖矣。由是佯狂，奔於陽翟。真宗好文，初待大年眷顧無比，晚年恩禮漸衰，亦由此也。

王文正公〈曾〉爲人方正持重，在中書最爲賢相。嘗謂：「大臣執政，不當收恩避怨。」公嘗語尹師魯曰：「恩欲歸己，怨使誰當！」聞者嘆服，以爲名言。

李文靖公〈沆〉爲相沈正厚重，有大臣體。嘗曰：「吾爲相無他能，唯不改朝廷法制，用此以報國。」士大夫初聞此言，以謂不切於事。及其後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，或收恩取譽，屢更祖宗舊制，遂至官兵冗濫，不可勝紀，而用度無節，財用〈一作力〉匱乏，公私困弊。推跡其事，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，妄有更改〈一作改更〉所致。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，由是服其識慮之精。

陶尚書〈穀〉爲學士，嘗晚召對，太祖御便殿，陶至望見上，將前而復卻者數四，左右催宣甚急，穀終仿徨不進，太祖笑曰：「此措大索事分！」顧左右取袍帶來，上已束帶，

穀遽趨入。

薛簡肅公知開封府，時明參政〈鎬〉爲府曹官，簡肅侍之甚厚，直以公輔期之。其後公守秦、益，常辟以自隨，優禮特異。有問於公「何以知其必貴」者，公曰：「其爲人端肅，其言簡而理盡。凡人簡重則尊嚴，此貴臣相也。」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。時皆服公知人。

臘茶出〈一作盛〉於劍、建，〔一〇〕草茶盛於兩浙，兩浙之品，日註〔一一〕爲第一。自景佑已後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，近歲製作尤精，囊以紅紗，不過一二兩，以常茶十數斤養之，用辟暑濕之氣，其品遠出日註上，遂爲草茶第一。

仁宗退朝，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。賈侍中〈昌朝〉時爲侍進，講《春秋左氏傳》，每至諸侯淫亂事，則略而不説。上問其故，賈以實對。上曰：「《六經》載此，所以爲後王鑒〈一作監〉戒，何必諱？」

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、知江寧府召爲參知政事。中書以丁節度使，召學士草麻，時盛文肅爲學士，以爲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，遂以制除。丁甚恨之。寇忠湣之貶，所素厚者九〈二字一作之〉人，自盛文肅以下皆坐斥逐，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，丁晉公憐其才，曲保全之。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，獨於大年能全之，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。

太祖時，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北虜，與兵三千而已，然其齊州賦稅最多，乃以爲齊州防禦使，悉與一州之賦，俾之養士。而漢超武人，所爲多不法。久之，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爲妾。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，賜以酒食慰勞之，徐問曰：「自漢超在關南，契丹入寇者幾？」百姓〈二字一作對〉曰：「無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往時契丹入寇，邊將不能禦，河北之民，歲遭劫虜，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？今漢超所取，孰與契丹之多？」又問訟女者曰：「汝家幾女，所嫁何人？」百姓具以對。太祖曰：「然則所嫁皆村夫也。若漢超者，吾之貴臣也，以愛汝女則取之，得之必不使失所，與其嫁村夫，孰若處漢超家富貴！」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。太祖使人語漢超曰：「汝須錢何不告我，而取於民乎！」乃賜以銀數百兩，曰：「汝自還之，使其感汝也。」漢超感泣，誓以死報。

仁宗萬機之暇，無所玩好，惟親翰墨，而飛白尤爲神妙。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，而點最難工。至和中，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，自謂窮盡物象，上亦頗佳之，乃特

爲「清淨」二字以之，其六點尤爲奇絶，又出三百點外。

仁宗聖性恭儉。至和二年春，不豫，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，見上器服簡質，用素漆唾壺盂子，素甍盞進藥，御榻上衾褥皆黃絁，色已故暗，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，亦黃絁也。然外人無知者，惟兩府侍疾，因〈一作因侍疾〉見之爾。

陳康肅公善射，當世無雙，公亦以此自矜。嘗射於家圃，有賣油翁釋擔而立，睨之，久而不去，見其發矢十中八九，但微頷之。康肅問曰：「汝亦知射乎？吾射不亦精乎？」翁曰：「無他，但手熟爾。」康肅忿然曰：「爾安敢輕吾射！」翁曰：「以我酌油知之。」乃取一葫蘆置於地，以錢覆其口，徐以杓酌油瀝之，自錢孔入，而錢不濕，因曰：「我亦無他，惟手熟爾。」康肅笑而遣之。此與莊生所謂「解牛」「斲輪」者何異。

至和初，陳恭公罷相，而並用文、富二公〈彥博、弼〉。正衙宣麻之際，上遣小黃門〈一有三輩二字〉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，而二公久有人望，一旦復用，朝士往往相賀。黃門俱奏，上大悅。余時爲學士，後數日，奏事垂拱殿，上問：「新除彥博等，外議如何？」余以朝士相賀爲對。上曰：「自古〈二字一作古者〉人君用人，或以夢卜，苟不知人，當從人望，夢卜豈足憑耶！」故余作《文公批答》云：「永惟商周之所記，至以夢卜而求賢，孰若用搢紳之公言，從中外之人望」者，具述上語也。

王元之在翰林，嘗草夏州李繼遷制，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，然用啟頭書送，〈一作遂〉拒而不納。蓋惜事體也。近時舍人院草制，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，必遣院子詣門催索，而當送者往往不磅。相承既久，今索者、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。

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，初在真遊殿。既而大內火，遂遷於玉清昭應宮。已而玉清又大火，又遷於洞真。洞真又火，又遷於上清。上清又炎，皆焚蕩無子遺，遂〈一有又字〉遷於景靈。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，上言：「真像所至輒火，景靈必不免，願遷〈二字一作乞移〉他所。」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。而都人謂之「行火真君」也。

丁文簡公〈度〉罷參知政事，爲紫宸殿學士，即文明殿學士也。文明本有大學士，爲宰相兼職，又有學士，爲諸學士之首。後以「文明」者，真宗謚號也，遂更曰紫宸。近世學士，皆以殿名爲官稱，如端明、資政是也。丁既受命，遂稱曰丁紫宸。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，遽更曰觀文。觀文是隋煬帝殿名，理宜避之，蓋當時不知。然則朝廷之事〈一作士〉，不可以不學也。

王冀公〈欽若〉罷參知政事，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，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。時寇萊公在中書，定其班位依雜學士，在翰林學士下。冀公因訴於上曰：「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，今無罪而罷，班反在下，是貶也。」真宗爲特加〈一作置〉大學士，班在翰林學士上。其寵遇如此。

景佑中有郎官皮仲容者，偶出街衢，爲一輕浮子所戲，遽前賀云：「聞君有臺憲之命。」仲容立馬愧謝久之，徐問其何以知之。對曰：「今新制臺官，必用稀姓者，故以君姓知之爾。」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、論程、掌禹錫也。聞者傳以爲笑。

太宗時宋白、賈黃中、李至、呂蒙正、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，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：「五鳳齊飛入翰林。」其後呂蒙正爲〈一作至〉宰相，賈黃中、李至、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，宋白官至尚書，老於承旨，皆爲名臣。

御史臺故事：三院御史言事，必先白中丞。自〈一有中山二字〉劉子儀爲中丞，始牓臺中：「今後御史有所言，不須先白中丞雜端。」〔一二〕至今如此。

丁晉公之南遷也，行過潭州，自作《齋僧疏》〈一有文字〉云：「補仲山之衮，雖曲盡於巧心；和傅説之羹，實難調於眾口。」其少以文稱，晚年詩筆尤精，在海南篇詠萬尤多，如「草解忘憂憂底事，花名含笑笑何人」，〈一有之句二字〉尤爲人所傳誦。

張僕射〈齊賢〉體質豐大，飲食過人，尤嗜肥豬肉，每食數斤。天壽院風藥黑神丸，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，公常以五七兩爲一大劑，夾以胡餅而頓食之。淳化中罷相知安州，安陸山郡，未嘗識達官，見公飲啖不類常人，舉郡驚駭。嘗與賓客會食，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者，必有異於人也。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，其飲食甚微，每析半餅，以箸卷之，抽去其箸，內撚頭一莖而食〈一有之字〉。此亦異於常〈一無此字〉人也。

宋宣獻公〈綬〉、夏英公〈竦〉同試童行誦經。有一行者，誦《法華經》不過，問其「習業幾年矣」，曰：「十年也。」二公笑且閔之，因各取《法華經》一部誦之，宋公十〈一作五〉日，夏公七日，不復遺一字。人性之相遠〈一有也字〉如此。

樞密曹侍中〈利用〉，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，議定盟好，由是進用。當莊獻明肅太后時，以勳舊自處，權傾中外，雖太后亦嚴憚之，但呼侍中而不名。凡內降恩澤，皆執

不行。然以其所執既多，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，〈一無此字〉則不得已而行之。久之爲小人〈一有之字〉所測，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，必又請之。太后曰：「侍中已不行矣。」請者徐啟曰：「臣已告得侍中宅奶婆中其親信爲言之，許矣。」於是又降出，曹莫知其然也，但以三執不能已，〔一三〕俛俛行之。於是太后大怒，自此切齒，遂及曹芮之禍。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，禍患之來，非智慮所能防也。

曹侍中在樞府，務革僥倖，而中官尤被裁抑。羅崇勳時爲供奉官，監後苑作歲滿敘勞，過求恩賞，內中唐突不已。〔一四〕莊獻太后怒之，簾前諭曹，使召而戒勵。曹歸院坐廳事，召崇勳立庭中，去其巾帶，困辱久之，乃取狀以聞。崇勳不勝其恥。其後曹芮事作，鎮州急奏，言芮反狀，仁宗、太后大驚，崇勳適在側，因自請行。既受命，喜見顏色，晝夜疾馳，鍛成其獄。〔一五〕芮既被誅，曹初貶隨州，再貶房州，行至襄陽渡北津，監送內臣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：「侍中，好一江水。」蓋欲其自投也，再三言之，曹不諭。至襄陽驛，遂逼其自縊。

宋鄭公〈庠〉初名郊，字伯庠，與其弟〈祁〉自布衣時名動天下，號爲「二宋」。其爲知制誥，仁宗驟加奬眷，便欲大用。有忌其先進者譖之，謂其「姓符國號，名應郊天」。又曰：「郊者交也，〔一六〕交者，替代之名也，『宋交』，其言不詳。』仁宗遽命改之，公怏怏不獲已，乃改爲庠，字公序。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，以司空致仕，兼享福壽而〈一作以〉終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，可以爲小人之戒也。

曹武惠王〈彬〉，國朝名將，勳業之盛，無與爲比。嘗曰：「自吾爲將，殺人多矣，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。」其所居堂室弊壞，子弟請加脩葺，公曰：「時方大冬，牆壁瓦石之間，百蟲所蟄，不可傷其生。」其仁心愛物蓋如此。既平江南回，詣閤門入見，牓子稱「奉敕江南釵當公事回」。其謙恭不伐又如此。

真宗好文，雖以文辭取士，然必視其器識。〔一七〕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，必召其高第三、四人並列於庭，更察其形神磊落者，始賜第一人及第。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，徐*《鑄鼎象物賦》云：「足惟下正，詎聞公餗之欹傾；鉉乃上居，實取王臣之威重。」遂以爲第一。蔡齊《置器賦》云：「安天下於覆盂，其功可大。」遂以爲第一人。

錢思公生長富貴，而性儉約，閨門用度，爲法甚謹。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。公有一珊瑚筆格，平生尤所珍惜，常置之几案。子弟有欲錢者，輒竊而藏之，公即悵然自失，乃牓於家庭，以錢十千贖〈一作購〉之。居一、二日，子弟佯爲求得以獻，公欣然以十

千賜之。他日有欲錢者，又竊去。一歲中率五、七如此，公終不悟也。余官西都，在公幕親見之，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。

國朝雅樂，即用王樸所制周樂。太祖時，和峴以爲聲高，遂下其一律。然至今言樂者，猶以爲高，云今黃鐘乃古夾鐘也。景佑中，李昭作新〈二字一作所作〉樂，又下其聲。太常歌工以其〈一作爲〉太濁，歌不成聲，當鑄鐘時，乃私賂鑄匠，使減其銅齊，而聲稍清，歌乃葉而成聲，而照竟不知。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。照每人曰：「聲高則急促，下則舒緩，吾樂之作，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。」王侍讀〈洙〉身尤短小，常戲之曰：「君樂之成，能使我長〈一有大字〉乎？」聞者以爲笑，而樂成竟不用。

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，雖京師不能造，相傳云〈一作亦〉是寇萊公燭法。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，不點油燈，尤好夜宴劇飲，雖寢室亦燃燭達旦。每罷官去，後人至官舍，見廁混間燭淚在地，往往成堆。杜祁公爲人清儉，在官未嘗燃官燭，油燈一炷，熒然欲滅，與客相對清談而已。二公皆爲名臣，而奢儉不同如此，然祁公壽考終吉，萊公晚有南遷之禍，遂歿不返，雖其不幸，亦可以爲戒也。

故事：學士在內中，院吏朱衣雙引。太祖朝李昉爲學士，太宗在南衙，朱衣一人前引而已，昉〈一有因字〉亦去其一人，至今如此。

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，但云「學士臣某」。先朝盛度、丁度並爲學士，遂著姓以別之，其後遂皆著姓。

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，少年居富貴，性豪俊，所至延賓客，〔一八〕一時名士多出其門。罷樞密副使，爲南京留守，時年三十八。幕下王琪、張亢最爲上客。亢體肥大，琪目爲牛；琪瘦骨立，亢目爲猴。二人以此自相譏誚。琪嘗嘲譏曰：「張亢觸牆成八字」，亢應聲曰：「王琪望月叫三聲。」一坐爲之大笑。

楊文公嘗戒其門人，爲文宜避俗語。既而公因作表云：「伏惟陛下德邁九皇。」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：「未審何時得賣生菜？」於是公爲之大笑而易之。

夏英公〈竦〉父官於河北，景德中契丹犯河北，遂歿於陣。後公爲舍人，丁母憂起復，奉使契丹，公辭不行，其表云：「父歿王事，身丁母憂。義不戴天，難下穹廬之拜；禮

當枕塊，忍聞夷樂之聲。」〔一九〕當時以爲〈一作謂〉四六偶對，最爲精絶。

孫何、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。僅爲陝西轉運使，作《驪山詩》二篇，其後篇有云：「秦帝墓成陳勝起，明皇宮就祿山來。」時方建玉清昭應宮，有惡僅者，欲中傷之，因録其詩以進。真宗讀前篇云：「朱衣吏引上驪山」，遽曰：「僅小器也，此何足誇！」遂棄不讀，而陳勝、祿山之語，卒得不〈一作不得〉聞，人以爲幸也。

楊大年每欲〈一作遇〉作文，則及閘人賓客飲博、投壺、奕棋，〈二字一作乃至〉語笑喧嘩，而不妨構思。以小方紙細書，揮翰如飛，文不加點，每盈一幅，則命門人傳録，門人疲於應命，頃刻之際，成數千言，真一代之文豪也。

楊大年爲學士時，草《答契丹書》云：「鄰壤交歡。」進草既入，真宗自註其側云：「朽壤、鼠壤、糞壤。」大年遽改爲「鄰境」。明旦，引唐故事：學士作文書有所改，爲不稱職，當罷，因亟求解職。真宗語宰相曰：「楊億不通商量，真有氣性。」〈一作性氣〉

太常所用王樸樂，編鐘皆不圓而側垂。自李照、胡瑗之徒，皆以爲非及。照作新樂，將鑄編鐘，給銅〈一有於字〉鑄瀉務，得古編鐘一枚，工人不敢銷毀，遂藏於太常。鐘不知何代所作，其銘曰：〈一作云〉「粤朕皇祖寶和鐘，粤斯萬年，子子孫孫永寶用。」叩其聲，與王樸夷則清聲合，而其形不圓〈一有而字〉側垂，正與樸鐘同，然後知樸博古好學，不爲無據也。其後胡瑗改鑄編鐘，遂圓其形而下垂，叩之掩鬱而不揚，其鎛鐘又長甬而震掉，其聲不和。著作佐郎劉義叟竊謂人曰：「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，必有眩惑之疾。」未幾，仁宗得疾，人以義叟之言驗矣。其樂亦尋廢。〈一有不用二字〉

自太宗崇奬儒學，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。蓋〈一作自〉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，由呂文穆公〈蒙正〉而下，大用二十七〈一作五〉人。而三人並登兩府，惟天聖五年一榜而已，是歲王文安公〈堯臣〉第一，今昭文相公韓僕射、〈琦〉西廳參政趙侍郎〈概〉第二、第三人也。予忝與二公同府，每見語此，以爲科場盛事。自景佑元年已後，至今治平三年，三十餘年十二榜，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，亦可怪也。

卷二

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，群臣應制。嘗一歲，臨池久之，而御釣不食，時丁晉公〈謂〉《

應制詩》云：「鶯驚鳳輦穿花去，魚畏龍顏上釣遲。」真宗稱賞，群臣皆自以爲不及也。

趙元昊二子：長曰佞令受，次曰諒祚。諒祚之母，尼也，有色而寵，佞令受母子怨望。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啰者，亦黠虜也，因教佞令受以弒逆這謀。元昊已見殺，訛啰遂以弒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，而諒祚乃得立，而年甚幼，訛啰遂專夏國之政。其後諒祚稍長，卒殺訛啰，滅其族。元昊爲西鄙患者十餘年，國家困天下之力，有事於一方，而敗軍殺將，不可勝數，然未嘗少挫其鋒。及其困於女色，禍生父子之間，以亡其身，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，況夷狄乎！訛啰教人之子殺其父，以爲己利，而卒亦滅族，皆理之然也。

晏元獻公喜評詩，嘗曰：「『老覺腰金重，慵便枕玉涼』未是富貴語，不如『笙歌歸院落，燈火下樓臺』，此善言富貴者也。」人皆以爲知言。

契丹阿保機，當唐末五代時最盛。開平中，屢遣使聘梁，梁亦遣人報聘。今世傳〈一有學士二字〉李琪《金門集》有《賜契丹詔》乃爲阿布機，當時書詔不應有誤，而自五代以來，見於他書者皆爲阿保機，雖今契丹之人，自謂之阿保機，亦不應有失。又有趙誌忠者，本華人也，自幼陷虜，爲人明敏，在虜中舉進士，至顯官。既而脫身歸國，能述虜中君臣世次、山川風物甚詳，又云：「阿保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謹。」未〈一作莫〉知孰是。〈一作也字〉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。

真宗尤重儒學，今科場條制，皆當時所定。至今每親試進士，已放及第，自十人已上，御試卷子並録本於真宗影殿前焚燒，制舉登科者亦然。

近時名畫，李成、巨然山水，包鼎虎，趙昌花果。成官至尚書郎，其山水寒林，往往人家有之。巨然之筆，惟學士院玉堂北壁獨存，人間不復見也。包氏宣州人，世以畫虎名家，而鼎最爲妙，今子孫猶以畫虎爲業，而曾不得其仿佛也。昌花寫生逼真，而筆法輭俗，〈一作劣〉殊無古人格致，然時亦未有其比。〈一作未有過此者〉

寇萊公在中書，與同列戲云：「水底日爲天上日」，未有對，而會楊大年適來白事，因請其對，大年應聲曰「眼中人是面前人」。一坐稱爲的對。

朝廷之制，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爲故事者。契丹人使見辭賜宴，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，惟翰林學士祇召當直一員，〈一作人〉餘皆不赴。諸王宮教授入謝，祖宗時偶因便殿不御

袍帶見之，至今教授入謝，必俟上入內解袍帶復出見之。有司皆以爲定制也。

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。〔一〕逋工筆劃，〔二〕善爲詩，如「草泥行郭索，雲木叫鉤輈」，頗爲士大夫所稱。又《梅花詩》云：「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。」評〈一作能〉詩者謂：「前世詠梅者多矣，未有此句也。」又其臨終爲句云：「茂陵他日求遺槀，〔三〕猶喜曾無《封禪書》。」〔四〕尤爲人稱〈一作傳〉誦。自逋之卒，湖山寂寥，〈一作寞〉未有繼者。

俚諺云：「趙老送燈檯，一去更不來。」不知是何等語，雖士大夫〈一作君子〉亦往往道之。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，常以滑稽自負，其老也求爲西京留臺御史，有輕薄子送以詩云：「此回真是送燈檯。」世長深惡之，亦以不能酬酢爲恨。其後竟卒於留臺也。

官制〈一作稱〉廢久矣，今其名稱訛謬者多，雖士大夫皆從俗，不以爲怪。皇女爲公主，其夫必拜駙馬都尉，故謂之駙馬。宗室女封郡主者，謂其夫爲郡馬，縣主者爲縣馬，不知何義也。

唐制：三衛官有司階、司戈、執幹、執戟，謂之四色官。今三衛廢，無官屬，惟金吾有一人，每日於正衙放朝喝，〔五〕不坐直，謂之四色官，尤可笑也。〔六〕

京師諸司庫務，皆由三司舉官監當。而權貴之家子弟親戚，因緣請托，不可勝數，爲三司使者常以爲患。田元均爲人寬厚長者，其在三司，深厭幹請者，雖不能從，然不欲峻拒之，每溫顏強笑以遣之。嘗謂人曰：「作三司使數年，強笑多矣，直笑得面似靴皮。」士大夫聞者傳以爲笑，然皆服其德量也。

茶之品，莫貴於龍、鳳，謂之團茶，凡八餅重一斤。慶曆中蔡君謨爲福建路轉運使，始造小片龍茶以進，其品絕精，〈一作精絕〉謂之小團，凡二十餅重一斤，其價直金二兩。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，每因南郊致齋，中書、樞密院各賜一餅，四人分之。宮人往往縷〈一作覆〉金花於其上，蓋其貴重如此。

太宗時有待詔賈玄，以棋供奉，號爲國手，邇來數十年，未有繼者。近時有李憨子者，頗爲人所稱，云舉世無敵手，然其人狀貌昏濁，垢穢不可近，蓋里巷庸人也，不足置之罇俎間。故胡旦嘗語人曰：「以棋爲易解，則如旦聰明尚或不能；以爲難解，則愚下小人往往造於精絕。」信如其言也。

王副樞疇之夫人，梅鼎臣之女也。景彝初除樞密副使，梅夫人入謝慈壽宮，太后問：「夫人誰家子？」對曰：「梅鼎臣女也。」太后笑曰：「是梅聖俞家乎？」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。聖俞在時，家甚貧，余或至其家，飲酒甚醇，非常人家所有，問其所得，云：「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。」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。其名重於時如此。

錢思公雖生長富貴，而少所嗜好。在西洛時，嘗語僚屬言：「平生惟好讀書。坐則讀經史，臥則讀小説，上廁則閱小辭，蓋未嘗頃刻釋卷也。」謝希深亦言：「宋公垂同在史院，每走廁，必挾書以往，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，其篤學如此。」余因謂希深曰：「余生平所作文章，多在三上，乃馬上、枕上、廁上也。」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。

國朝宰相，最少年者惟王溥，罷相時父母皆在，人以爲榮。今富丞相〈弼〉入中書，時年五十二，太夫人在堂康強，後三年，太夫人薨，有司議贈恤之典，云：「無見任宰相丁憂例。」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，百司已具，前一夕有旨：「富某母喪在殯，特罷宴。」此事亦前世未有。

皇佑二年、嘉佑七年季秋大享，皆以大慶殿爲明堂，蓋明堂者，路寢也，方於寓祭圜丘，斯爲近禮。明堂額御篆，以金填字，門牌亦御飛白，皆皇佑中所書，神翰雄偉，勢若飛動。余詩云：「寶墨飛雲動，金文耀日晶」者，謂二牌也。

錢思公官兼將相，階、勳、品皆第一。自云：「平生不足者，不得於黃紙書名。」每以爲恨也。

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，〔八〕蒞事於外。其罷而在院者，常數百人。每歲乾元節醮錢飯僧進香，合以祝聖壽，謂之「香錢」，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爲餐錢。群牧司領內外坊監使副判官，〔九〕比他司俸入最優，又歲收糞墼錢頗多，以充公用。故京師謂之語曰：「三班吃香，群牧吃糞」也。

咸平五年，南省試進士《有教無類賦》，王沂公爲第一，賦盛行於世，其警句有云：「神龍異稟，猶嗜欲之可求；纖草何知，尚薰蕕而相假。」時有輕薄子，擬作四句云：「相國寺前，熊翻筋斗；望春門外，驢舞柘枝。」議者以謂言雖鄙俚，亦著題也。〔一〇〕

國朝之制，自學士已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。〔一一〕若奉使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，事已復去之。惟兩府之臣則賜佩，謂之「重金」。初，太宗嘗曰：「玉不離石，犀不離角，可貴者惟金也。」乃創爲金銙之制以賜群臣，方團球路以賜兩府，御花在賜學士以上，今俗謂球路爲「笏頭」，御仙花爲「荔枝」，皆失其本號也。

宋丞相〈庠〉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，晚年尤精字學，嘗手校郭忠恕《佩觿》三篇寶玩之。其在中書，堂吏書牌尾以俗體書宋爲宋，〔一二〕公見之不肯下筆，責堂吏曰：「吾雖不才，尚能見姓書名，此不是我姓！」堂吏惶懼改之，乃肯書名。

京師食店賣酸餡者，皆大出〈一作書〉牌牓於通衢，而俚俗昧於字法，轉酸從食，餡從酋。有滑稽子謂人曰：「彼家所賣餕餡〈音俊叨〉，不知爲何物也。」飲食四方異宜，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。湯餅，唐人謂之「不托」，今俗謂之餺飥矣。晉束晳《餅賦》，有饅頭、薄持、起溲、牢九之號，惟饅頭至今名存，而起溲、牢九皆莫曉爲何物，薄持，荀氏又謂之薄夜，亦莫知何物也。

嘉佑八年上元夜，賜中書、樞密院御筵於相國寺羅漢院。國朝之制，歲時賜宴多矣，自兩制已上皆與。惟上元一夕，祇賜中書、樞密院，雖前兩府見任使相，皆不得與也。是歲昭文韓相〈一作公〉、集賢曾公、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，惟余與西廳趙侍郎〈概〉、副樞胡諫議〈宿〉、吳諫議〈奎〉四人在席。酒半相顧，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，相繼登二府，前此未有也。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爲笑樂，遂皆引滿劇飲，亦一時之盛事也。

國朝之制：大宴，樞密使、副不坐，侍立殿上，既而退就御廚賜食，與閤門、引進、四方館使列坐廡下，親王一人伴食。每春秋賜衣門謝，則與內諸司使、副班於垂拱殿外廷中，而中書則別班謝於門上。故朝中爲之語曰：「廚中賜食，階下謝衣。」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爲之，故常與內諸司使、副爲伍，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，與宰相分秉朝政，文事出中書，武事出樞密，自此之後，其權漸盛。至今〈一作本〉朝遂號爲兩府，事權進用，祿賜禮遇，與宰相均，惟日趨內朝、侍宴、賜衣等事，尚循唐舊。其任隆輔弼之崇，而雜用內諸司故事，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，蓋沿革異時，因循不能厘正也。

蔡君謨既爲余書《集古録跋》刻石，其字尤精勁，爲世所珍，余以鼠鬚栗尾筆、銅綠筆格、大小龍茶、惠山泉等物爲潤筆，君謨大笑，以爲太清而不俗。後月餘，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，〔一三〕君謨聞之歎曰：「香餅來遲，使我潤筆獨〈一作猶〉無此一種佳〈一無此字〉物。」茲又可笑也。清泉，地名，香餅，石迪也，用以焚香，一餅之

火，可終日不滅。

梅聖俞以詩知名，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。晚年與修《唐書》，書成未奏而卒，士大夫莫不嘆惜。其安裝受敕修《唐書》，語其妻刁氏曰：「吾之修書，可謂猢猻入布袋矣。」刁氏對曰：「君於仕宦，亦何異鯰魚上竹竿耶！」〔一四〕聞者皆以爲善對。〈一作：昔梅聖俞以詩名當世，然終不得一館職。晚年在《唐書》局充修書官，尚冀書成疇勞，得一貼職，以償素願，書垂就而卒，時人莫不歎其奇薄。其初修《唐書》也，常竊歎曰：「吾今可謂猢猻入布袋。」〉

仁宗初立今上爲皇子，令中書召學士草詔，學士王珪當直，詔至中書諭之，〔一五〕王曰：「此大事也，必須面奉聖旨。」於是求對。明日面稟得旨，乃草詔。群〈一作諸〉公皆以王爲真得學士體也。〔一六〕

盛文肅公豐肌〈一作肥〉大腹，而眉目清秀。丁晉公疏瘦如削。二公皆兩浙人也，並以文辭知名於時。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爲名臣，至慶曆中爲翰林侍讀以卒，性喜焚香，其在官所，每晨起將視事，必焚香兩爐，以公服罩之，撮其袖以出，坐定撒開兩袖，郁然滿室濃香。有竇元賓者，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，以名家子有文行爲館職，而不喜修飾，經時未嘗沐浴。故進人爲之語曰：「盛肥丁瘦，梅香竇臭」也。

寶元中趙元昊叛命，朝廷命將討代，以鄜延、環慶、涇原、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。余以爲〈一作謂〉四路皆內地也，當如故事靈夏四面行營招討使。今自於境內，何所招討？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。其後用兵五、六年，劉平、任福、葛懷敏三大將皆自戰其地而大敗，是由至於罷兵，竟不能出師。

呂文穆公〈蒙正〉以寬厚爲宰相，太宗尤所眷遇。有一朝士，家藏古鑒，自言能照二百里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。其弟伺間從容言之，〔一七〕公笑曰：「吾面不過楪〈一作鏡〉子大，安用照二百里？」其弟遂不復敢言。聞者嘆服，以謂賢於李衛公均勻矣。蓋寡好而不爲物累者，昔賢之所難也。

國朝百有餘年，年號無過九年者。開寶九年改爲太平興國，太平興國九年改爲雍熙，大中祥符九年改爲天禧，慶曆九年改爲皇佑，嘉佑九年改爲治平。惟天聖盡九年，而十年改爲明道。

唐人奏事，非表非狀者謂之牓子，亦謂之録子，今謂之劄子。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，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，皆用劄子，中書、樞密院事有不降宣敕者，亦用劄子，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。若百司申中書，皆用狀，惟學士院用諮報，其實如劄子，亦不書〈一作出〉名，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，謂之諮報，〈今俗謂草書名爲押字也〔一八〕〉此唐學士舊規也。唐世學士院故事，近時隳廢殆盡，惟此一事在爾。

燕王〈元儼〉，太宗幼子也。太宗子八人，真宗朝六人〈一無此字〉已亡歿，至仁宗即位，獨燕王在，以皇叔之親，特見尊禮，契丹亦畏其名。其疾亟時，仁宗幸其宮，親爲調藥。平生未嘗語朝政，遺言一二事，皆切於理。余時知制誥，所作贈官制，所載皆其實事也。

華原郡王〔一九〕〈允良〉，燕王子也，性好晝睡，每自旦酣寢，至暮始興，盥〈一作頮〉濯櫛漱，衣冠而出，燃燈燭治家事，飲食宴樂，達旦而罷，則復寢以終日。無日不如此。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。允良不甚喜聲色，亦不爲佗驕恣，惟以夜爲晝，亦其性之異，前世所未有也。〔二〇〕故觀察使劉從廣，燕王婿也，嘗語余：「燕王好坐木馬子，坐則不下，或饑則便就其上飲食，往往乘興奏樂於前，酣飲終日。」亦其性之異也。

皇子顥封東陽郡王，除婺州節度使、檢校太傅。翰林賈學士〈黯〉上言：「太傅，天子師臣也。子爲父師，於體不順。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。蓋自國朝命官，祇以差遣爲職事，自三師三公以降，皆是虛名，故失於因循爾。」議者皆以賈言爲當也。

端明殿學士，五代、後唐時置，國朝尤以爲貴，多以翰林學士兼之。其不以翰院兼職及換職者，〔二一〕百年間才兩人，特拜程戡、王素是也。

慶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，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，殺傷四人，取準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中，逢一宮人，問：「寢閤在何處？」宮人不對，殺之。既而宿直都知聞變，領宿衛士入搜索，已復逃竄。後三日，於內城西北角樓中獲一人，殺之。時內臣楊懷敏受旨「獲賊勿殺」，而倉卒殺之，由是竟莫究其事。

葉子格者，自唐中世以後有之。説者云，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〈一作清或作晉〉者撰此格，因以爲名。此説非也。唐人藏書，皆作卷軸，其後有葉子，其制似今策子。凡文字有備檢用者，卷軸難數卷舒，故以葉子寫之，如吳彩鸞《唐韻》、李郃《彩選》之類是

也。骰子格，本備檢用，故亦以葉子寫之，因以爲名爾。唐世士人宴聚，盛行葉子格，五代、國初猶然，後漸廢不傳。今其格世或有之，而無人知者，惟昔楊大年好之。仲待制，〈簡〉大年門下客也，故亦能之。大年又取葉子彩〈一作歌〉名紅鶴、皁鶴者，別演爲鶴格。鄭宣徽、〈戩〉章郇公〈得象〉皆大年門下客也，故皆能之。余少時亦有此二格，後失其本，今絶無知者。

國朝自下湖南，始置諸州通判，既非副貳，又非屬官。故嘗與知州爭權，每云：「我是監郡，朝廷使我監汝。」舉動爲其所制。太祖聞而患之，下詔書戒勵，使與長吏協和，〈二字一作同押〉凡文書，非與長吏同簽書者，所在不得承受施行。至此遂稍稍戢。〔二二〕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。往時有錢昆少卿者，家世餘杭人也，杭人嗜蟹，昆嘗求補外郡，人問其所欲何州，昆曰：「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。」至今士人以爲口實。

嘉佑二年，余與端明韓子華、翰長王禹玉、侍讀範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，辟梅聖俞爲小試官。凡鎖院〈一有經字〉五十日。六人者相與唱和，爲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，集爲三卷。禹玉，余爲校理時，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，至此新入翰林，與余同院，又同知貢舉，故禹玉贈余云：「十五年前出門下，最榮今日預東堂。」余答云：「昔時叨入武成宮，曾看揮毫氣吐虹，夢寐閑思十年事，笑談今此〈一作日〉一罇同。喜君新賜黃金帶，顧我宜爲白髮翁」也。天聖中，余舉進士，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，其後景仁相繼亦然，故景仁贈余云：「淡墨題名第一人，孤生何幸繼前塵」也。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爲詩友，余嘗贈以《蟠桃詩》有韓、孟之戲，故至此梅贈余云：「猶喜共量天下士，亦勝東野亦勝韓。」而子華筆力豪贍，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，皆勍敵也。前此爲南省試官者，多窘束條制，不少放懷。餘六人者，歡然相得，群居終日，長篇險韻，眾制交作，筆吏疲於寫録，僮史〈一作隸〉奔走往來，間以滑稽嘲謔，形〈一作加〉於風刺，更相酬酢，往往烘堂絶倒，自謂一時盛事，前此未之有也。

往時學士，唐故事，見宰相不具靴笏，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，有移時不得見者。學士日益自卑，丞相禮亦漸薄，蓋〈一作並〉習見已久，恬然不復爲怪也。

張堯封者，南京進士也，累舉不第，家甚貧，有善相者謂曰：「視子之相，不過一幕職，然君骨貴，必享王封。」人初莫曉其旨。其後，堯封舉進士及第，終於幕職。堯封，溫成皇后父也，後既貴，堯封累贈太師、中書令兼尚書令，封清河郡王，由是始悟相者之言。〔二四〕

治平二年八月三日，大雨一夕，都城水深數尺，上降詔責躬求直言，學士草詔，有「大臣惕思天變」之語，上夜批出云：「淫雨爲災，專戒不德。」遽令除去「大臣思變」之言。上之恭己畏天，〔二五〕自勵如此。

章郇公〈得象〉與石資政〈中立〉素相友善，而石喜談〈一作詼〉諧，嘗戲章云：「昔時名畫，有戴松牛、韓幹馬，而今有章得象也。」世言閩人多短小，而長大者必爲貴人。郇公身既長大，而語聲如鐘，豈出其類者是爲異人乎！其爲相務以厚重，鎮止浮競，時人稱其德量。

金橘產於江西，以遠難致，都人初不識。明道、景佑初，〈一作中〉始與竹子俱至京師。竹子味酸，人不甚喜，後遂不至。而金橘香清味美，置之罇俎間，光彩灼爍〈一作的皪〉如金彈丸，誠珍果也。都人初亦不甚貴，其後因溫成皇后尤好食之，由是價重京師。余世家江西，見吉州人甚惜此果，其欲久留者，則於菉豆中藏之，可經時不變，云「橘性熱而豆性涼，故能久也」。

凡物有相感者，出於自然，非人智慮所及，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。今唐、鄧間多大柿，其初生澀，堅實如石。凡百十柿以一榠樝置其中，〈榲桲亦可〉，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。土人謂之烘柿者，非用火，乃用此樂。淮南人藏鹽酒蟹，凡一器數十蟹，以皁莢半挺置其中，則可藏經歲不沙〈一作損〉。至於薄荷醉貓，死貓引竹之類，皆世俗常知，而翡翠屑金，人氣粉犀，此二物，則世人未知者。余家有一玉罌，形制甚古而精巧。始得之，梅聖俞以爲碧玉。在潁州時，嘗以示僚屬，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，真宗朝老內臣也，識之曰：「此寶器也，謂之翡翠。」云：「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，庫中有翡悴盞一隻，所以識也。」其後予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，金屑紛紛而落，如硯中磨墨，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。諸藥中犀最難搗，必先鎊屑，乃入眾藥中搗之，眾藥篩羅已盡，而犀屑獨存〈四字一作犀獨在〉。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，解犀爲小塊子，方一雨半許〈四字一作半雨許〉，以極薄紙裹置於〈一無此字〉懷中〈一有使字〉近肉，以人氣蒸之，候氣薰蒸浹洽，乘熱投臼中急搗，應手如粉，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。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。〔二六〕

石曼卿磊落奇才，知名當世，氣貌雄偉，飲酒過人。有劉潛者，亦誌義之士也，常與曼卿爲酒敵。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，遂往造焉，對飲終日，不交一言，王氏怪其所飲過多，非常人之量，以爲異人，稍獻肴果，益取好酒，奉之甚謹。二人飲啖自若，愾然

不顧，至夕殊無酒色，相揖而去。明日都下喧傳：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，久之乃知劉、石也。

燕龍圖〈肅〉有巧思，初爲永興推官，知府寇萊公好舞柘枝，有一鼓甚惜之，其鐶忽脫，公悵然，以問諸匠，皆莫知所爲。燕請以鐶腳爲鏁簧內之，則不脫矣。萊公大喜。燕爲人寬厚長者，博學多聞，其漏刻法最精，今州郡往往有之。

劉嶽《書儀》，婚禮有「女坐婿之馬鞍，父母爲之合髻」之禮，不知用何經義。據嶽自敘云：「以時之所尚者益之」，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爲爾。嶽當五代干戈之際，禮樂廢壞之時，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，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，略整齊之，固不足爲後世法矣。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，今嶽《書儀》十已廢其七、八，其一、二僅行於世者，〈一作悉〉皆苟簡粗略，不如本書。就中轉失乖繆，可爲大笑者，坐鞍一事爾。今之士族，當婚之夕，以兩椅相背，〔二七〕置一馬鞍，反令婿坐其上，飲以三爵，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，乃成婚禮，謂之「上高坐」。凡婚家舉族內外姻親，與其男女賓客，堂上堂下，竦立而視者，惟「婿上高坐」爲盛禮爾。或有偶不及設者，則相與悵然諮嗟，以爲闕禮。其轉失乖繆，至於如此。今雖名儒巨公，衣冠舊族，莫不皆然。嗚呼！士大夫不知禮義，而與癌閹鄙俚同其習〈一作所〉，見而不知爲非者多矣。前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，豈止坐鞍之繆哉。

世俗傳訛，惟祠廟之名爲甚。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，本名蒲池寺，周氏顯德中增廣之，更名顯聖，而俚俗多道其舊名，今轉爲菩提寺矣。江南有大、小孤山，在江水中嶷然獨立，而世〈一作俚〉俗轉孤爲姑，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，遂轉爲彭郎磯，云「彭郎者，小姑婿也」。余嘗過小孤山，廟像乃一婦人，而敕額爲聖母廟，豈止俚俗之繆哉。西京龍門山，夾伊水上，自端門望之如雙闕，故謂之闕塞。而山口吸廟曰闕口廟，余嘗見其廟像甚勇，手持一屠刀尖銳，按膝而坐，問之，云：「此乃豁口大王也。」此尤可笑者爾。

今世俗言語之訛，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，惟「打」字爾〈打丁雅反〉。其義本謂「考擊」，故人相歐、以物相擊，皆謂之打，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，蓋有槌〈一作撾〉擊之義也。至於造舟車者曰「打船」「打車」，網魚曰「打魚」，汲水曰「打水」，役夫餉飯曰「打飯」，兵士給衣糧曰：「打衣糧」，從者執傘曰「打傘」，以糊黏紙曰「打黏」，以丈尺量地曰「打量」，舉手試眼之昏明曰「打試」，至於名儒學，語皆如此，觸事皆謂之打，而遍檢字書，了無此字。〈丁雅反者〉其義主「考擊」之打自音

謫〈疑當作滴〉耿，以字學言之，打字從手、從丁，丁又擊物之聲，故音「謫耿」爲是。不知因何轉爲「丁雅」也。

用錢之法，自五代以來，以七十七爲百，謂之「省陌」。今市井交易，又尅其五，謂之「依除」。咸平五年，陳恕知貢舉，選士最精，所解七十二人，王沂公〈曾〉爲第一，御試又落其半，而及第者三十八人，沂公又爲第一。故京師爲語曰：〔二八〕「南省解一百『依除』，殿前放五十『省陌』也。」是歲取人雖少，得士最多，宰相三人：乃沂公與王公〈隨〉、章公〈得象〉，參知政事一人：韓公〈億〉，侍讀學士一人：李仲容，御史中丞一人：王臻，知制誥一人：陳知微。而汪白青陽楷〔二九〕二人雖不達，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。

唐李肇《國史補序》云：「言報應，敘鬼神，述夢樸，近帷箔，悉去之；紀事實，探物理，辯疑惑，示勸戒，采風俗，助談笑，則書之。」余之所録，大抵以肇爲法〈六字一作亦然〉，而小異於肇者，不書人之過惡。以謂職非史官，而掩惡揚善者，君子之志也。覽者詳之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 宋阮閱《詩話總龜》後集卷十九 〈 以下簡稱《詩話總龜》卷× 〉 及《五朝名臣言行録》卷十引《歸田録》此條均作：「林逋字君復，居杭州西湖之孤山，真宗聞其名，賜號和靖居士，詔長吏歲時勞問「。

〔二〕逋工筆畫 《詩話總龜》作「逋工於畫」，於義爲長。

〔三〕茂陵他日求遺稾 《五朝名臣言行録》及《類苑》卷三十五「稾」均作「蒿」。

〔四〕猶喜曾無封禪書 《五朝名臣言行録》及《類苑》「曾」均作「初」。

〔五〕每日於正衙放朝喝 《職官分紀》卷三十五「放朝喝」作「候朝謁」。

〔六〕此條及上條《類苑》卷二十六作一條。

〔七〕每走廁必挾書以往 《類苑》卷十三「走」作「登」。

〔八〕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 「八千」原誤作「八十」，據元刊《文集》本、《説郛》本及《類苑》卷二十六改。

〔九〕群牧司領內外坊監使副判官 「坊」原誤作\'功「，據元刊《文集》本等改。

〔一〇〕亦著題也 宋曾慥《類説》卷十三及宋人 〈 闕名 〉 《錦繡萬花谷》後集卷十九引《歸田録》此條「亦」上有「事」字，於義較長。

〔一一〕賜金帶者例不佩魚 「金」原誤作「命」，據元刊《文集》本等改。

〔一二〕以俗體書宋爲宋 《類苑》卷十作「以俗體書\'宋\'字。「

〔一三〕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 「泉」字原脫，據元刊《文集》本等補。

〔一四〕亦何異占魚上竹竿耶 「竿耶」二字原誤倒，據元刊《文集》本等改正。

〔一五〕詔至中書諭之 「詔」下夏校：《宋本》作召。今案：元刊《文集》本、《類苑》等二十九及宋洪遵《翰苑遺事》 〈 以下簡稱《翰苑遺事》 〉 引《歸田錄》此條均作召。似以作召爲是。

〔一六〕群 〈 一作諸 〉 公皆以王爲真得學士體也 「一作諸」下夏校：「諸」元刻作「詰」，祠堂本亦作「詰」，宋本作「諸」，《稗海》本同，從改。

〔一七〕其弟伺間從容言之 《類苑》卷八「伺」作「因」。

〔一八〕謂之咨報 〈 今俗謂草書名爲押字也 〉 小字下夏校：元本「爲」誤作「謂」，從宋本改。今案：《類苑》卷二十九小字作「今俗謂草書書名爲押字也」，於義較長。

〔一九〕華原 夏校：元本「原」作「元」，從宋本改。

〔二〇〕以下《類苑》卷六十二另作一條。

〔二一〕其不以翰院兼職及換職者 元刊《文集》本及《類苑》卷三十五、《翰苑遺事》「院」均作「苑」。

〔二二〕自此遂稍稍戢 夏校：戢字宋本空缺。今案《類苑》卷二十五亦無「戢」字。

〔二三〕見宰相不具靴笏 《類苑》卷二十九「靴」作「鞋」。

〔二四〕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《古今類事》卷十此下尚有「知官祿之前定也」一句，疑爲此書編者所增。

〔二五〕上之恭己畏天 「己」原誤作「已」，據元刊《文集》本及《類苑》卷四改。

〔二六〕此條與上條《類苑》卷產十一爲一條。

〔二七〕以兩椅相背 「椅」原誤作「倚」，據《類苑》卷十八改。

〔二八〕故京師爲語曰 《職官分紀》卷十「爲」下有之字，長。

〔二九〕陽楷 「陽」字下夏校：宋本作「楊」。

佚文

［説明］引有《歸田錄》佚文的宋人類書、叢録和筆記，或因編例不善，或因刻本不佳，有時不免張冠李戴。中如謝維新《合璧事類》〈嘉靖刻本〉，舛誤特多，尤難爲據。然而《歸田錄》佚文的發生自有其本身的原因，且同一段文字在不同的宋人筆記中互見的現象亦屢見不鮮，這是同這些書常從同一種宋代文籍中取材或互相因襲有關的，故亦不可抱虛無主義的態度，遽指諸書爲謬。今本著多聞闕疑的精神，依下述之例録出《歸田録》佚文若干條，以供參考研究。〈一〉雖有一書之一種版本引作《歸田録》，而此書

之另一版本引作他書者不録；〈二〉雖被引作《歸田録》，而由內容可判定必非歐陽修手筆者不録；〈三〉被引作《歸田録》而實出《六一詩話》者不録；〈四〉雖頗可懷疑，而惜無其他版本可證者保留；〈五〉其與其他宋人筆記互見者，則於條末加「案」註明之。

鄭文寶……高於詩，可參二杜之間，予收之最多，《歸田録》所采者非警絶，蓋歐公未全見也。〈《續湘山野録》〉

丁晉公鎮金陵，嘗作詩有「吾皇寬大容屍素，乞與江城不計年」之句。天聖中，李文定公出鎮金陵，一日郡晏，優人作語，意其宰相出鎮所作，理必相符，誦至未句，頂望抗聲曰：「吾皇寬大容屍素，乞與江城不計年」。賓僚皆俯首，文定笑曰：「是何？是何？上聞見責。」〈《增修詩話總龜》前集卷四十六〉

熙寧初，魏公罷相鎮北京，新進多陵慢之。魏公鬱鬱不得志，嘗爲詩曰：「花去曉叢蜂蝶亂，雨均春圃桔槔閒。」時人稱其微婉也。〈《職官分紀》卷二十八，《事文類聚》外集卷七〉

太祖討平諸國，收其府藏，儲之別庫，曰封椿庫。每歲國用之餘皆入焉。嘗語近臣曰：「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丹，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，俟所畜滿五百萬緡，遣使遺北虜，贖之山後諸郡。如不我從，則散府財募戰士，以圖攻取。」後改曰左藏庫，今爲內藏庫。{{*|《皇宋類苑卷一〈凡引此書，文依武進董氏刊七十八卷本，又校以杭州文瀾閣六十三卷本，凡七十八卷本註出《歸田録》而六十三卷本註出他書者不録　案：又見於《澠水燕談録》卷一〉

仁宗時宦官雖有蒙寵倖甚者，臺諫言其罪，輒斥之不吝也，由是不能弄權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卷五〉

王沔字楚望，端拱初參大政，敏於裁斷。時趙韓王罷政出洛，呂文穆公〈蒙正〉寬厚自任，中書多決沔。舊例：丞相侍漏於廬，燃巨燭尺盡殆曉將入朝，尚有留按遣決未盡。沔當漏舍，止燃數寸事都訖，猶徘徊笑談方曉。上每試舉人，多令公讀試卷，素善讀書，縱文格下者，能抑揚高下，迎其辭而讀之，聽者無厭，經讀者高選。舉子嘗納卷祝之曰：「得王楚望讀之，幸也！」〈《皇宋類苑》卷八案：又見於《玉壺清話》卷八〉

治平中，公自定州歸朝，既入見，退詣中書白執政以求致仕。執政曰：「康寧如是，又駐上意方厚，而求去如此之堅，何也？」公曰：「若待筋力不支，人主厭棄後去，乃不得已也，豈得爲止足哉！」因退歸私第，堅臥不起。自青州至是三年，凡七上表，其劄子不可勝數，朝廷乃許之，乙太保致仕。是時論者皆謂公精力克壯，未必肯決去，至是乃服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卷八案：又見於《涑水記聞》卷五，首句作「始平公自定州歸朝」。〉

呂中令〈蒙正〉，國朝三入中書，惟公與趙韓王爾，未嘗以姻戚邀寵澤。子從簡當奏補，時公爲門下相。舊制：宰相奏子起家，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。公奏曰：「臣昔忝甲科，及第釋褐，止授六品京官，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沾寸祿者無限，今臣男從簡，始離繈褓，一物不知，膺此寵命，恐罹深譴。止乞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。」因讓，方允止授六品京官，自爾爲制。公生於洛中，祖第正寢至易，簣亦在其寢。其子集賢貳卿居簡，平時親與文瑩語此事云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卷八 案：又見於《玉壺清話》卷三〉

李文定公迪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，是時真宗方議東封西祀，修太平事業。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，請大益兵爲備。上大怒，以爲瑋虛張虜勢，恐愒朝廷，以求益兵。以迪新自陝西還，召見示以瑋奏，問其虛實，欲斬瑋以戒妄言者。文定從容奏曰：「瑋武人，遠在邊鄙，不知朝廷事體，輒有奏陳，不足深罪。臣前任陝西，觀邊將才略，無能出瑋之右者，他日必能爲國家建功立事。若以此加罪，臣爲陛下惜之。」上意稍解，迪因奏曰：「瑋良將，必不妄言，所請之兵，亦不可不少副其請。臣觀陛下意，但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。秦之旁郡兵數爲小冊，常置擎囊中以自隨，今未敢以進。」上曰：「趣取之。」迪取於擎囊以進，上指曰：「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州，卿即傳詔於樞密院發之。」既而虜果大入寇，瑋迎擊大破之，遂開山外之地。奏到，上喜謂迪曰：「山外之捷，卿之功也。」及上將立章獻後，迪爲翰林學士，屢上疏諫，以章獻起於寒微，不可母天下。由是章獻深銜之。周懷政之誅，上怒甚，欲責及太子，群臣莫敢言。迪爲參知政事，候上怒稍息，從容奏曰：「陛下有幾子，乃欲爲此計？」上大寤，由是獨誅懷政等，而東宮不動搖，迪之力也。及爲相，時真宗已不豫，丁謂與迪同奏事退，既下殿，謂矯書聖語，欲爲林特遷官，迪不勝仇，與謂爭辯，引手板欲擊謂，謂走獲免。因更相論奏，詔二人俱罷相，迪知鄆州。明日，謂復留爲相。迪至鄆且半歲，真宗晏駕，迪貶衡州團練副使，謂使侍禁王仲宣押迪如衡州，仲宣至鄆州，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，迪皇恐以刃自刎，人救得免。伸宣淩侮迫脅無不至，人往見迪者，輒籍其名；或饋之食，留至臭腐，棄捐不與。迪客鄧餘怒曰：「豎子俗殺我公以媚丁謂邪？鄧餘不畏死，汝殺我公，我必殺汝！」從迪至衡州，不離左右。仲宣頗憚之，迪由是得全。至衡州歲餘，除秘書監、

知舒州。章獻太后上仙，時迪以尚書左右丞知河陽。上即位，召詣京師，加資政殿大學士，數日，復爲相。迪自以受不世之遇，盡心輔佐，知無不爲。呂夷簡忌之，潛短之於上。歲餘，罷相出知某州。迪謂人曰：「迪不自量，恃聖主之知，自以爲宋璟而以呂爲姚崇，而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！」〈《皇宋類苑》卷十　案：又見於《涑水記聞》卷八〉

桑贊以旄節鎮彭城，張文節在幕下。桑月給幕職廚料人十五千以下，文節家貧，食甚眾，命倍給之。文節亦止取其半，或不得已過有所用，即具氖和之因聞於桑，歸其餘於帑藏。贊雖武人，嘗謂文節曰：「公異日必大用，恨吾老，不得見也。」祥符中，文節爲京東路轉運使，奏稱：「昔在桑贊幕下，知臣良厚，今贊死葬濟州，子弟悉官於外，臣乞每遇寒食，暫至贊墓拜掃。」詔可之。自是歲一往，祭奉之禮如在洎。在相府，凡桑氏子孫來見者，待之有如骨肉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卷十　案：又見於《墨客揮犀》卷八〉

景佑中，王沂公曾、呂許公夷簡爲相，宋綬、盛度、蔡齊爲參知政事。沂公素喜蔡文忠，呂公喜宋公垂，惟盛文肅不得志於二公。晚年王呂相失，交章奏退，一日，盛文肅致齋於中書，仁宗召問曰：「王曾呂夷簡乞出甚堅，其意安在？」文肅對曰：「二人腹心之事，臣亦不能知，但陛下各詢以誰可爲代者，即其請可察矣。」仁宗果以此問沂公，公以文忠薦。一日，又問許公，公以公垂薦。仁宗察其朋黨，於是四人者俱罷政事，而文肅獨留焉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十六〉

宰相王溥父祚，少爲太原掾屬，累遷宿州防禦使。既老，溥勸其退居洛陽，居常怏怏。及溥爲相，客或候祚，溥常朝服侍立，客不安席，求去，祚曰：「學生勞賢者起避耶！」〈《皇宋類苑》卷二十四，《事文類聚》後集卷四，《錦繡萬花穀》前集卷十六、《合璧事類備要》前集卷二十四案：又見於《澠水燕談録》卷二〉

唐兩京皆有三館，而各爲之所，所以逐館命修撰文字。而本朝三館合爲一，並在崇文院中。景佑中命修《總目》，則在崇文院，餘各置局他所，蓋避眾人所見。《太宗實録》在諸王賜食廳，《真宗實録》在元符觀。祥符中修《冊府元龜》，王文穆爲樞密使領其事，乃就宣徽南院使廳，以便其事。自後遂修《國史》、《會要》，名曰編修院。又修《仁宗實録》，而《英宗實録》同時並修，遂在慶寧宮。史館領曆日局，置修撰二員，宰相爲監修。自置編修院，以修撰一人主之，而日曆等書皆析歸編修院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卷二十五案：又見於《春明退朝録》卷中〉

唐時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，時中書令、侍中皆正三品。大曆中並升爲二品。昔天福五年，升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正二品。國初，樞密使吳延祚以父諱璋加同中書門下二品，用升品也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卷二十五案：又見於《春明退朝録》卷上〉

凡節度州爲三品，刺史州爲五品。唐內臣爲中尉，唯贈大都督。國初，曹翰觀察使判潁州，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。品同爲知，隔品爲判，自後唯輔臣、宣徽使、太子太保、僕射爲判，餘並爲知州。〈《皇宋類苑卷》二十五案：又見於《春明退朝録》卷中〉

梁祖都汴，庶事草創，正明中，邕於今右長慶門東北創小屋數十間爲三館，湫隘尤甚。又周廬僥道，咸出其旁，衛士騶卒，朝夕喧雜。每受詔撰述，皆移他所。至太平興國中，車駕臨幸，顧左右曰：「若此卑陋，何以待天下賢俊！」即日詔有司，規度左升龍門東北居府地爲三館，命內臣督役，晨夜兼作，不日而成，尋下詔賜名崇文院，以東廊爲昭文館書庫，南廊爲集賢院書庫，西廊八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庫，凡六庫，書籍正副本僅八萬卷，斯爲盛也。昭文館本前世弘文館，建隆中，以其犯宣祖廟諱，改焉。淳化初，以呂佑之、趙昂、安德裕、勾中正並直昭文館，則本朝直昭文館，自呂佑之等始也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卷二十九、《錦繡萬花谷》前集卷十二案：又見於《青箱雜記》卷三〉

集賢有直院、有校理，端拱初，以李宗諤爲集賢校理，淳化初，以和嶸爲直集賢院，則本朝直集賢校理，自和嶸、李宗諤始也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卷二十九案：又見於《青箱雜記》卷八〉

史館有直館，有修撰，有編修，有校勘，有檢討。太平興國中，趙鄰幾、呂蒙正皆爲直館掌修撰，而楊文舉爲史館編修，是時修撰未列於職。至至道中，始以李若拙爲史館修撰。雍熙中，宋炎爲史館校勘。淳化中，以郭廷澤、董元亨爲史館檢討。則本朝直史館、史館編修、史館修撰、史館校勘、史館檢討，自趙鄰幾、呂蒙正、李若拙、楊文舉、宋炎、郭廷澤、董元亨等始也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卷二十九案：又見於《青箱雜記》卷三〉

本朝三館之外，復有秘閣圖書，故秘閣置直閣，又置校理。咸平初，以杜鎬爲秘閣校理，後充直秘閣。則本朝直秘閣、秘閣校理，皆自杜鎬始也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卷二十九、《錦繡萬花穀》前集卷十二案：又見於《青箱雜記》卷三〉

三館謂〈字同宣祖廟諱上一字〉文館、史館、集賢院。建隆元年二月，避諱字，詔易名昭文館。端拱元年五月，詔置秘閣於崇文院之中堂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卷二十九、《錦繡

萬花穀》前集卷十二〉

唐翰林院在禁中，乃人主燕居之所，玉堂、承明、金鑾殿皆在其間。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，工會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，如今之翰林醫官、翰林待詔之類是也，惟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，蓋相承闕文。唐制：自宰相而下，初命皆無宣召之禮，惟學士宣召。蓋學士院在禁中，非內臣宣召，無因得入，故院門別設復門，亦以其通禁庭也。又學士院北扉者，以其在浴堂之南，便於應詔。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，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，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閤門，此亦用唐故事也。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者，彼時學士院在西掖，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，非若今人之東華門也。至如挽鈴故事，亦緣其在禁中，雖學士院吏亦止於玉堂門外，則其嚴密可知。如今學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，亦設鈴索，悉皆文具故事而已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卷二十九案：又見於《夢溪筆談》卷一〉

秘府有唐孟詵《家祭儀》、孫氏《仲饗儀》數種，大抵以士人家用臺棹享祀，類几筵，乃是凶祭，其四仲吉祭，當用平面氈條屏風而已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卷三十二案：又見於《春明退朝録》卷中〉

凡封贈父母祖唯降麻官用白背五色綾紙、法錦褾大牙軸，餘雖極品，止給白大綾紙、法錦褾大牙軸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卷三十二案：又見於《春明退朝録》卷中〉

石曼卿天聖寶元間以歌詩豪於一時。嘗於平陽會中作《代意寄尹師魯》一篇，詞意深美，曰：「十年一夢空花委，依舊山河損桃李。雁聲北去燕西飛，高樓日日春風裡。眉聳石州山對起，嬌波淚落妝如洗。汾河不斷水南流，天色無情淡如水。」曼卿死後數年，故人關詠夢曼卿曰：「延年平生作詩多矣，獨嘗自以爲平陽《代意》一篇最爲得意，而世人罕稱之。能令餘此詩盛傳於世，在永言耳。」詠覺後，增演其詞，隱度以入《迷神引》聲韻。於是天下爭歌之。他日復夢曼卿致謝。詠字永言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卷三十四及卷四十六〈註名賢詩話〉案：又見於《澠水燕談録》卷七〉

浮圖能詩者不少，士大夫莫爲汲引，多汩沒不顯。予嘗在福州，見山僧有朋有詩百餘首，其中佳句如「虹收千嶂雨，潮殿半江天」、「詩因試客分題僻，棋爲饒人下著低」，不減唐人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卷三十六〉

楊玢，靖恭虞卿之曾孫也，仕前偽蜀王建至顯官，隨王衍歸後唐。以老得工部尚書，致仕歸長安，舊居多爲鄰里侵佔，子弟欲詣府訴其事，以狀白玢，玢批紙尾云：「四鄰侵

我我從伊，畢竟須思未有時。試上含元殿基望，秋風秋草正離離。」子弟不敢復言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卷三十六〉

真宗即位之次年，賜李繼遷姓名，而復進封西平王。時宋〈湜〉、宋〈白〉、蘇〈易簡〉、張〈洎〉、在翰林，俾草詔冊，皆不稱旨。惟宋公〈湜〉深頤上意，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，因進辭曰：「先皇帝早深西顧，欲議真封。屬軒鼎之俄遷，建漢壇之未逮，故茲遺命，特待眇躬。爾宜望弓劍以拜恩，守疆垣而效節。」上大喜。不數月，參大政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卷四十案：又見於《湘山野録》卷上〉

夏英公〈竦〉雖舉進士，本無科名，以父沒王事授潤州丹陽簿，即上書乞應制舉，其略曰：「邊障多故，羽書旁午，而先臣供傳遽之職，立矢石之地，忘家徇國，失身行陣。陛下哀臣孤幼，任之州縣。唯陛下辯而明之，若陛下以枕石漱流爲達，則臣世居市井；若陛下以金榜丹桂爲材，則臣未忝科第；若陛下以鳩杖鮐背爲德，則臣始逾弱冠；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爲盈，則臣生不綿曆；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，條問急政，對揚紫宸，指陳時事，猶可與漢唐諸儒方轡并驅而較其先後矣。」真廟再三賞激，召赴中書，試論六首，一曰《定四時別九州聖功孰大論》，二曰《考定明堂制度論》，三曰《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論》，四曰《九功九法爲國何先論》，五曰《舜無爲禹勤事功業孰優論》，六曰《曾參何以不列四科論》。是歲遂慶中制科。〈《皇宋類苑》卷四十、《錦繡萬花穀》前集卷二十二、《合璧事類備要》前集卷三十七〉

丁晉公貶崖時，權臣實有力焉。後十二年，丁以秘監召還光州致仕，時權臣出鎮許田，丁以啟謝之，其略曰：「三十年門館遊從，不無事契；一萬里風波往復，盡出生成。」其婉約皆此。又自夔漕召還知制誥，謝二府啟：「二星入蜀，雖分按察之權；五月渡瀘，皆是提封之地。」後云：「謹當揣摩往行，軌躅前修。效慎密於孔光，不言溫樹；體風流於謝傅，且詠蒼苔。」〈《皇宋類苑》卷四十案：又見於《湘山野録》卷上〉

太宗飛白書張詠、向敏中二人名付中書曰：「二人者名臣，爲朕記之。」向公自員外郎爲諫議、知樞密院，止百餘日。咸平四年除平章事，後坐事出知永興。駕幸澶淵，手賜密詔：「盡付西鄙，得便宜從事。」公得詔藏之，視政如常。會邦人大儺，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，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。明旦，盡召賓僚兵官，置酒縱閱，無一人預知者。命儺入，先令馳騁於中門外，後召至階，公振袂一揮，伏卒齊出，盡擒之，果各懷短刃，即席誅之。剿訖屏屍，命灰沙掃庭，張樂宴飲，賓從股栗。〈《五朝名臣言行録》卷三、《合璧事類備要》後集卷十六案：又見於《玉壺清話》卷五〉

李文靖公沆爲相，王魏公旦方參預政事。時西北隅尚用兵，或至旰食，魏公歎曰：「我輩安能坐致太平，得優遊無事耶？」文靖曰：「少有憂勤，足爲警戒。他日四方寧謐，朝廷未必無事。」其後北狄講和，西戎納款，而封岱祠汾，搜講墜典，靡有暇日，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。〈《五朝名臣言行録》卷二案：又見於《澠水燕談録》卷二〉

仁宗景佑二年，置邇英、延義二閣，邇英在迎陽門之東北向，延義在崇政殿西南向。賈昌朝以書延進對，爲二閣記註，命章得象等接續《帝學》。〈《錦繡萬花穀》前集卷十二〉

仁宗天聖間，從夏竦之奏，增重制科之目。於是自賢良、方正以下，其科爲六，自書判、拔萃以下，其科爲四，驗之以進策十卷，先之以過閣六論，薦之糾之以臺諫。〈《錦繡萬花穀》前集卷十二〉

《歸田録》載德州長壽寺《舍利碑》云：「浮雲共嶺松張蓋，明月與巖桂分叢。」亦與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同。〈《密齋筆記》卷三案：《集古録跋尾》卷五互見〉

胡旦有俊才，尚氣陵物，嘗大言曰：「應舉不作狀元，仕官不爲宰相，乃虚生也。」及隨計之秋，適座中聞雁，乃題詩曰：「明年春色裡，領取一行歸。」果魁天下。〈《事文類聚》前集卷二十六〉

王沂公與李文定公連榜取殿魁，又相繼秉鈞軸，文定鎮並門，公均勞逸本鄉，作詩寄之，略曰：「錦標得雋曾相繼，金鼎調元亦薦更。並上兒童公再見，會稽幢紱我偏榮。」或曰如此名實，何由企及。〈《事文類聚》前集卷二十六、《詩話總龜》前集卷十七末註《續録田録》〉

曾諫議致堯性剛介，少許可。一日，在李侍郎虚己座上見晏元獻公，晏，李之婿也，時方爲奉禮郎，諫議熟視之曰：「晏奉禮他日貴甚，但老夫耄矣，不及見子爲相也。」呂許公夷簡爲相日，文潞公爲太學博士，謁許公，改容禮接，因語之曰：「太博此去十年當踐其位。」夏英公謫守黄州，時龐潁公司理參軍，英公曰：「龐司理他日富貴遠過於我。」既而四公皆至元宰。古之貴人多識貴人，信有之也。〈《事文類聚》前集卷三十

九〉

種放字明逸，隱居終南山豹林谷，聞希夷之風，往見之。希夷先生一日令灑掃庭除，曰：「有嘉客至。」明逸作樵夫拜庭下，希夷挽之而上曰：「君豈樵者，二十年後當有顯官，名聲聞天下。」晚逸曰：「放以道義來，官祿非所問也。」希夷笑曰：「人之貴賤，莫不有命，君骨相當爾，雖晦跡山林，恐竟不能安，異日自知之。」後明逸在真宗朝以司諫赴司，帝攜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，及辭歸山，遷諫議大夫，東封改給事中，西祀改工部祠郎。希夷又謂明逸曰：「君不娶可得中壽。」明逸從之，至六十歲卒。〈《事文類聚》前集卷三十九〉

初，寇萊公年十九擢進士第，有善相者曰：「君相甚貴，但及第太早，恐不善終，若功成早退，庶免深禍，君骨類盧多遜耳。」後果如其言。〈《事文類聚》前集卷三十九〉

劉昌言太宗時爲起居郎，善稗闔以迎主意。未幾，以諫議知樞密院，君臣之會，隆替有限，聖眷忽解，曰：「昌言奏對皆操南音，朕理會一字不得。」遂罷。〈《事文類聚》前集卷三十九〉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